

書學闡微

王豐穀 著

習字可以養性，養性可以悅心，悅心可以悅生，悅生可以安壽。

人生哲學，整個之修養孰有過於此者。

習帖寫字為淡泊明志，寧靜致遠的修養藝術，

越寫越好，越要學習，力量集中，精神煥發，

藉此寄情翰墨，此乃生活上樂趣。

J292.1-09
2011

書學闡微

王豐穀
著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書學聞微 / 王豐穀著 -- 初版 --

臺北市：臺灣商務，2003 [民 92]

面；公分

參考書目：面

ISBN 957-05-1820-0(平裝)

1. 書法

942

92016586

書學聞微

定價新臺幣 560 元

著 作 者 王 豐 穀

責 任 編 輯 李 俊 男

美 術 設 計 吳 郁 婷

校 對 者 董 倩 瑜

發 行 人 王 學 哲

出 版 者 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 10036 重慶南路 1 段 37 號

電話：(02)23116118 · 23115538

傳真：(02)23710274 · 23701091

讀者服務專線：0800056196

E-mail：cptw@ms12.hinet.net

網址：www.commercialpress.com.tw

郵政劃撥：0000165 - 1 號

出版事業：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

登 記 證

• 2003 年 11 月初版第一次印刷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05-1820-0 (平裝)

57720000

王豐穀先生及其《書學闡微》

蔣君章

寶山王豐穀先生逝世已五年矣。久欲為文以紀念先生，初以病，繼以事，蹉跎至今，始以春假期間，拉雜書此，聊以記其為人，未足以云紀念也。

我認識王先生，是在來台以後。我初來台灣，初為新生報總編輯，不久兼總裁辦公室副組長，中央黨部改組後，既為總統府秘書，又為中改會四組副主任，嗣又奉命出兼中華日報社副社長，都有實際的工作，不是掛名的差使，日以繼夜，寢席不安，社會關係，幾於斷絕。惟嘗聞同事龔夏先生言，有江蘇同鄉王豐穀先生，不可以不相識，於是心儀其人，但亦無從相見。時先生為啓明書局經理，每日在重慶南路辦公室，我每過重慶南路，常常想起先生，總是匆匆忙忙，無空抽時間專訪先生。後來還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，與先生相識，真有一見如故，而又有相見恨晚之感。那時候，大約是在民國四十一年春天，我已遭受嚴譴，正是無官一身輕，舊日往來的人，或以為我是大逆不道的人，避之惟恐不速；而先生獨不以為我有罪之身，時或過見，其不同於流俗者如此。

先生長於我幾二十歲，但是由於他的虛懷若谷，接受新的思想惟恐落後；與社會人士交，頗有分寸，胸懷坦蕩，態度光明，常懷謙遜之心，永無爭奪之意。走路的時候，步伐穩健，從容不迫，他的為人，正是如此。

他的背影，絕似陷於大陸而甘背黨國、為中共作應聲蟲的邵力子。一日，我玩笑似地跟先生說：「相君之背，絕似一人。」先生問我：像哪一個？我故意不說出來，先生似有怫然不悅意，我乃以似邵某對，先生啐之，但亦不以為忤。然先生之格，高於邵某多了。

先生之推誠與我相交，似受狄君武先生之影響。君武先生太倉人。太倉舊為江蘇的直隸州，下轄嘉定、崇明、鎮洋、寶山四縣；故狄先生都以我等為小同鄉。我對狄先生，雖然並無多少過從，但他對我這個同鄉後輩，時作譽詞；我受嚴譴時，先生特書其親撰的七絕詩一首，而且裱好後，自己送到我家中，作為慰藉。這是狄先生的風格。豐穀先生與狄先生為上海龍門師範的老同學，而豐穀先生的班次，高於狄先生。來台以後，狄先生與豐穀先生都是孤身一人，因而他們相聚的機會極多。少年同窗，客地重逢，閒話舊遊，其樂可知。其時，我為中央輿地學社編繪最新世界地圖，狄先生以豐穀先生的內姪朱君鍾祺與輿地學社的負責人有瓜葛，因遺書相問，此殆為我與豐穀先生進一步相交之淵源。

一日，老同學李君鹿苹來訪。問我：認不認識平閣其人？時鹿苹兄為中國新聞出版公司經理，〈中國一週〉為新聞公司之出版品，常常刊出有關碑帖或書法的文字，平閣指出其中的問題而指正之。〈中國一週〉編者頗受窘；我如果與平閣相識，要我緩衝於其間。我說，我只認識王豐穀先生，而不知平閣為何人？鹿苹言平閣未署姓，只記其住址為雲和街五號。我說那一定是豐穀先生了。從此，我纔知道豐穀先生原名德昌，豐穀原是他的字；其後以字行，而別以平閣為號。先生與人不爭是非，獨與學術上之是非，常有一爭者。我為〈中國一週〉編者道欽佩之意，而先生也就一笑置之了。故先生雖在學術上與人爭是非，但片言而解，並不形成筆墨官司的糾紛，前輩風範，此為一例，所謂適可而止者是矣。

先生自言：其先世本居南京附近，太平天國時東遷，至羅店而暫居，亂事久不定，遂落籍寶山。自其大父、

祖父，常於清明節至南京掃墓，與族人相聚，惟至先生時，則至京掃墓之舉已不常行，但王氏在京之族人，先生知者仍多，且必以其祖籍訓其子女，所謂不忘其本是也。王氏遷羅店後，耕讀傳家，謹嚴將事，在科舉場中雖無顯赫之名，然果小康之家，詩禮之族。惟中遭無情之火者多次，家道因以中落，先生在龍門師範就學時，至有零用不濟之事，而有輟學的可能。事聞於寶山教育家袁希濤觀瀾先生，乃特予支助，因得竟其學業。先生每言及觀瀾先生，則肅然起敬。此不僅為受其提攜支持之故。我蘇人均知民國初年，袁先生對我國教育獻替殊多，雖曾為教育總長，但仍是恂恂儒者，無官架子，無私利心，在教育言教育，一縣，一省，全國，因地而言，無得失心，其卓然不群的人格，實堪永為人師。江蘇省教育會，為袁先生所手創，但袁先生並不以此作為他的組織基礎，所以他不僅為江蘇教育界的完人，並且也是全國教育界的完人，後此的江蘇省教育會被稱為學閥而在被打倒之列者，與袁先生毫無關係。豐穀先生之欽敬觀瀾先生，為公不為私。

先生畢業後的工作，大部分時間和袁先生有關係。狄先生說：「民國初年，豐穀佐理李默飛世丈創辦上海市立萬竹小學」，先生卒業於龍門師範後，在萬竹小學服務，先生亦常言之。萬竹小學是上海市最有名的小學之一，其壁畫與成功，乃出於先生之努力。我曾經問他：「認不認識陳槐庭先生？」他說認識的，不過陳在龍門與萬竹，都較先生為遲。陳槐庭是我的表姊丈，他家和我家距離很近；他是我鄉進入中等師範的第一人。所謂龍門師範，以其地址在舊日的龍門書院而得名。當時，我的讀書目標，就是以槐庭表姊丈為榜樣，小學畢業後，就想考進龍門師範。當時已改稱為江蘇省立第二師範，第一師範則在蘇州。我在縣立第四高等小學（時初等小學四年高等小學三年）畢業後，即參加第二師範的人學試驗，當時還看到龍門書院的一方匾額。省立師範免費供給膳宿，為一般貧寒子弟所企望進入的。當時每縣學生都有限額，上海交通便利，投考的人多，但我以為意。我的同學丁君成琇，也是我小學中最好的同學，知龍門競爭者多，故改考第一師範。結果，他是錄取

了，我則名落孫山，這是四十年前的事了。大概我與龍門無緣，考試之日，腹痛如絞，草草終場，未盡所能。丁君事後他很怪我為什麼不同考一師，還可以繼續同學，但丁君言此後，不過一年，即告謝世。我們同學的時間，到此為止，大概也是一種緣吧！三十多年後，我與豐穀先生談起當時對龍門的理想，仍舊有很多的遺憾。

豐穀在萬竹工作後不久，袁觀瀾先生就要他回故鄉為教育界服務。他最初擔任的是縣視學。我又回想到我讀小學時對縣視學的印象。我縣當時的縣視學，是一位高高胖胖的先生，姓施名祖恆，字桂冬。每半年坐羊角車至全縣視察各學校。我在東久鄉第三初等小學讀書時，就遇到好幾次。他口才很好，書讀得不少，能左手寫字，我們對他都佩服。不意三十年後，我就面對這位寶山籍的視學先生，我如果是寶山人，那一定也就對這位視學先生有很好的印象了。我問先生認識施桂冬視學否？他說在視學會議中曾見過。所以我對先生執禮甚恭，自視為晚輩，而先生對我實相類於忘年交了。先生自言，寶山各地的設學校，物色校長人選，出於他的規畫者為多。時學校教育興辦未久，故規畫部署，頗多辛苦，先生時正盛年，所以工作特別起勁，成績格外可觀。勸學所改為教育局時，先生以工作成績特優，遂為教育局長。由此，可知寶山教育的基礎，實由先生一手奠立。

寶山另一位教育家朱經農先生，對先生在故鄉的工作，十分滿意，至為器重。故朱先生任上海市教育局長任長時，特邀先生在上海市教育局服務，並且任命為市教育局科長，主管私立學校事宜。此為先生再度地服務於上海市的教育界。先生常言上海私立學校之形形色色，可謂無奇不有。據先生的觀察，上海市的私立學校，略分下列四類：其一，是真正為教育而設立學校者；其二，為興之所至，設一個學校來玩玩的；其三，設學為名，斂錢為實的；其四，落魄於申江的知識分子，求職無門，又別無立身技能，租一間房子，掛一塊招牌，也算辦學的。據先生的經驗，上海私立學校，真正夠資格立案的，為數不多，而第三類與第四類之學校，實屬多數，尤其是租界方面，不受我教育局之監督，任意辦學，教室既無光線，學生又無活動場所，收十幾二十個

學齡兒童，作為噉飯所者，更比比皆是，華界亦不乏此類學校。取締之，則斷人生路，許其立案，則公事上無論如何說不過去。而一般規模較大之學店，對立案事蹟營又無所不用其極。故先生在這一時期的工作，精神上十分痛苦，其惟一足以自慰者，只有謹守範圍，不卑不亢，凡違法事件，一律拒之於門外。或謂私校教育科為一肥缺，而先生則兩袖清風，一如往昔。先生嘗謂當時衣袖甚為窄小，連清風都裝不了什麼，其抱道自守，不共流俗浮沈，有如此者。但有一點，亦先生足可自慰者，即學校教科的反日內容，貫徹不遺餘力，其為國家樹人大計而努力，可謂已竭盡其所能了。

七七事變，繼之以八一三事變，中樞決策，在淞滬作國際觀瞻性的力戰後，繼以空間換取時間作為作戰原則，中央政府自南京向武漢方面轉進，上海方面以有租界之故，初尚能在日本軍閥的淫威之下，形似孤島，仍作反日教育的努力，時教育部特派蔣建白先生為駐滬特派員，先生以其與上海教育界淵源之深，故亦留滬作建白先生之助手。先生一本其夙昔愛國的熱忱，鼓勵教育界同仁，暫與倭寇相周旋，各級學校之反日教育，然常推行，每逢節日，或日軍認為足以誇大其勝利之慶祝時，先生必發動同仁，宣傳抗戰勝利，最後必屬於我，以與日人之蠢動，針鋒相對，藉以喚起國人而破壞日人之猶計。抗日戰爭之初，先生的本職是正中書局上海分局的經理，故其職責乃在愛國學校之教科書及其他讀物之供應，至策動教育界之反日運動，本非先生份內事，而先生甘之，不顧危險，而盡其所有之能力以赴，其堅毅精神，實有足多者。然先生亦得以正中書局分局經理的身分，初尚能掩蔽日人之耳目；但日久以後，先生為上海教育界反日運動之策動人，漸為日人所悉。二十九年春，偽組織成立於南京，上海日人遂得利用偽組織來對付滬上教育界的反日運動。其初，尚有租界可為我愛國學人之逋逃所，偽組織之特務頭目與上海日憲兵，一時仍無可奈何。及三十年六月，先生卒被逮捕。囚獄三個月，百般刑訊，迫先生吐露上海教育界反日運動之組織及其負責人，但是先生視死如歸，忍受一切痛苦，蔽口

不道隻字。先生自言每當被囚受刑時，自分必無生理，故惟一希望，為常能與家人相見，以伴其無多之餘日。夫人朱氏，體素弱，但在此重要關頭，設法探視先生約期相晤，從不間斷。一日，應為其夫人探視之日，忽傾盆大雨，道路與庭院，皆積水盈尺，故先生意甚沮喪，謂今日當不能與其夫人相見了，詎在不久之後，朱夫人偕其姪鍾祺至囚所，渾身上下，水淋漓如落湯雞，先生自己，生平不輕下淚，惟此日見其夫人，則相擁而哭，悲痛中帶有感激之意，誠真感情的流露了。先生每道及夫人，對伉儷之篤，感動甚深，生平無後顧之憂，侍親課子，皆其夫人躬為之。先生離滬入川，家中事由其夫人料理，老父在堂，甘旨無缺，皆夫人之力；而經濟上之支持，則由其弟任之。故先生對弟，亦感激不已。其弟婦曾隻身至港，意欲接家人共同來台，先生知之，則逐月節省零用，濟其困乏。時先生年事漸高，且亦不再找工作機會，故生活雖無問題，而手頭並不寬裕，但其對弟婦之接濟，則按時為之，從不間斷，其義行之足式如此。

先生在獄，凡三個月，得保釋出外，知上海已不能立足，乃間關入川，向教育部及正中書局報到。時教育部長為陳立夫先生，嘉先生之堅毅，溫慰有加，並以先生在滬之抗日工作，記之於第二回教育年鑑。先生在滬出生入死的奮鬥，總算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。在渝休養一段時間後，先生仍在正中書局工作，其職位為副總經理，視在滬為高一級，那是他拼命得到的報酬。淪陷期間，上海教育界之反日運動，以先生之力而得補空，亦先生精神上的慰藉。

正中書局為黨營事業，在後方已執出版界之牛耳。先生在此規模宏大之出版事業機構中，擘畫襄贊，頗盡其所能。會歐洲戰場，蘇俄軍隊，為納粹德軍所重創，東線俄軍著著後退，僅據史達林格勒頑抗，兵員的補充與裝備的補給，都感到極大的困難。其原駐新疆東部的星星峽之紅軍一團，至三十二年而亦不能不西調返俄，以濟其燃眉之急。此一團紅軍，本為蘇俄防止國軍進入新疆而駐在這個甘新咽喉之地，其另一作用，則為監視

其時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的行動。盛世才至此，已脫蘇俄的枷鎖，乃電向中央投誠。於是久已形同化外而受蘇俄操縱的新疆，重受我中央政府的命令，盛並親至渝都，面受中央訓示，並要求中央派遣黨政軍同志入新工作，正中書局也設法要在新疆展開教育文化的服務工作。當局知先生持重而有膽略，乃派先生入新，作調查與部署。先生因得暢遊迪化及天山南北兩路諸歷史上的名城。及歸，提出報告，認為新疆局勢，並不穩定，正中在新作大規模的分支機構之設置，尚非其時。時胡宗南將軍已派其親信部隊駐防於迪化一帶，而甘肅主席朱紹良將軍，尤擅鎮撫之術，大家認為新疆安定，應該不成問題，而認為先生的見解，或有過於慎重之處。先生聽之，亦不作申辯，惟正中書局，對先生的建議，認為既有此種看法，不妨等等再說。後來，俄軍得到美國裝備的援助，在殘破的史達林格勒城，竟能立走，且實施反攻，德軍在漫長的防線中，處處遭受襲擊，而西線盟軍又展開大規模的登陸戰。德軍在如此夾擊之下，遂致一敗塗地。蘇俄史達林乃向盛世才興問罪之師。軟骨蟲似的盛世才，懾於史達林與俄軍的聲勢，乃搖身一變，復作親俄之計。其對中央派在新疆工作之高級人員，則誣以共黨分子出賣新疆的罪名，囚禁之餘，復以其慣用的毒刑，勒令中央派遣人員作自白書，直到他們各自承認為「共黨黨員」作「危害新疆的勾當」而後止。盛世才這種惡毒的誣陷，當為中央所深知，故中央所派的工作人員逐漸獲得昭釋，但已慘遭榜掠之苦了。這種榜掠之慘，惟正中書局中人得免於難，那便是先生的一紙報告之故。先生慮事之深，於此可見一般了。

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，日本接受無條件投降，先生亦啣命凱旋東歸，仍以正中書局副總經理名義，兼任上海發行所所長。闔家團敘，其樂融融。此為當時自重慶返回者之共有的快樂。其時，我擔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，在副秘書長辦公室服務，留渝至翌年四月始東下，雖屢次經滬，但尚未得與先生相晤也。共黨猖獗，美人無謀，致使我光復不久的大好河山，仍在紛亂中日趨惡化。三十七年冬徐蚌一役，江南震動，各機關紛紛作南

遷廣州之計。正中書局亦有在香港設分局的計畫。這個打頭陣的工作，豐毅先生自然地義不容辭地擔任起來。一個機關在雜亂播遷中，最容易發生的事情是同事之間的攻訐。先生也不幸而在這個混亂的時期，既擔任韋路藍縷的開路先鋒，又遭受到不白之冤的攻擊。先生乃憤而返台，一方面辭去正中書局的工作，一方面向黨的中央有所辯明。待真相大白，而先生決不再回正中工作了。適麥克阿瑟元帥以蓋世之功，而突遭罷斥，先生大感於中，乃為麥帥寫了一本情文並茂的傳記，為麥帥鳴不平，亦夫子之自道耳。於是先生轉入啓明書局工作，不久即和我相識。

先生在啓明書局工作，內心不無耿耿之處，對於社會的形形色色，感慨至深，因而逐漸厭棄其出版界的生計，有志於著作一本移風易俗的書，以盡其最後的心血，以供獻於國家與社會。民國五十年，日本教育書道聯盟組織代表團訪問台北，團員中有人對我國的書法，曾作狂妄的批評，有謂：「再過二十年後，中國將要到日本學書道。」先生對於日本人這種批評，受到莫大的刺激，認為這是中國的奇恥大辱，同時，國人亦有以書法為不足學，有的以為「書法不必求精，足以記姓名而已。」，有的以為「晚近學校科目繁重，書法難於列入正課，學者亦視為畏途。」，而以為不必重視的；有的甚至主張「棄毛筆，改用鋼筆」，而認為「若干年後應在古物陳列館中去欣賞毛筆。」。國人此種意見，先生更有深惡痛絕之感。先生認為書法為我國特有的藝術，有中國文字，纔有中國書法，中國文字萬無廢去之理，則中國書法將隨中國文字的存在而存在；一個國家的國粹，是它的立國精神之所寄，書法藝術，是我國特有文化的一個部門，我們固然不必勉強每一個人做書法家，但是既受中國文化的薰陶，對此特有的國粹藝術，應該加以提倡；更不可以難於學習而蓄意地加以摧毀，致被友邦人士所恥笑。實際上作為一個中國人，對於中國字在應用上是時時刻刻需要的。寫字有如一個人穿綾羅綢緞或畢挺西裝，但是整整齊齊、清清爽爽，是起碼的條件，否則便要被人異樣地看待了。一個知識分子，或一個

普通工商界人士，如果他寫的字，不規中矩，亂七八糟的信手塗鴉，那就無異於衣衫的襤褸不整了。其實，寫字並不困難，普通人寫一手可以看得下的字，如果專門地學，由摹而臨，不過三、四個月的時間，便可以得到字體端整筆畫分明的結果了。所謂「字無百日工」者便是。其實寫毛筆字是寫鋼筆字或鉛筆字的基礎，毛筆字寫得一塌糊塗而鋼筆字或鉛筆字可以寫得好的，乃絕決無之事。所以每一個中國人為了自己的事業，對書寫毛筆字必須下一點工夫，以字整筆勻為起碼的要求，這是教育界應該注意的事。至於書法家的培養，書法藝術的講求與發揚，那更是光輝我們固有文化應有的努力。先生出身於師範學校，尤其是五十年前的師範畢業生，對書法已經受過相當嚴格的訓練，對書法的重要已有深刻的認識，故對時人輕視書法，不但有極深的感嘆，並且願以餘年，闡揚書法的重要。他在辭去啓明書局的職務以後，即專心一志於《書學闡微》一書的撰述，先生誠為關心世道人心與我國固有文化的有心人哉！

先生撰寫《書學闡微》的動機，即發生於民國五十年日本書道聯盟來華訪問之時，但是參考資料的搜集，則在來台之初，其完稿則在民國五十五、六年間，先後達七年之久，全稿約五十餘萬字，其參考書目，多達二百七十六種，其用力之勤與搜羅之廣，由此可知。先生自記其體例云：

「一、書學書本所列書家，如《佩文齋書畫譜》等，按時代之先後，沿述其書跡，似乎為書家的編年史，卻沒有依照其事實的性質。學術文化，順著時代，日有進步；因查考其先後的遞變，察其盛衰的原委，配合時代的需要，求其有裨實用。

二、學習文藝，須先引起興趣，加強其信心，故首列：〈樂趣的選擇〉。

三、古代家庭，重視書藝教育，父兄率教於先，親戚指導於後，故累世工書者眾。書香之家，環境優良，子弟富於學習興趣，人才蔚起，更啓後人的欣羨，次列：〈家庭教育和書藝〉。

四、古書家一生學習如何勤奮，得有成就，可資借鑑，次列：〈書家一生學習的過程〉。

五、古人說耽書畫者必壽，但間有不克享其天年者，次列：〈書家年歲的修短〉。

六、有時家庭教育，尚不能廢其所好，或竟失卻家教，必須求助於社會，次列：〈社教和自學〉。

七、中國社會間俗尚如何？次列：〈中國社會書藝文具的愛好〉。

八、遠離師教，自求進步，應有適當的途徑，以資學習，次列：〈書藝的自修〉。

九、學習書藝，不僅求其精美，平時當謹守或避忌者何事？古書培養德性，重視民族意識，趨會有時，次列：〈書家應有的認識〉。

十、書法並非文人或從政者專有的藝術，應求其普遍發展，故對於農工商販，以及忠臣義士、將帥武人等，均皆摘敘，以勵來茲，次列：〈文藝領域外的書家〉。

十一、學以致用，書藝自不能例外，次列：〈書藝的運用〉。

十二、歷代各地書家的盛衰，先後不同，當明其實況，次列：〈歷代各地書藝的實況〉。

十三、學習書藝，應當重視本地書家的先達，明王世貞盛述善書鄉賢，以供後人景仰，引起其學習的興趣，次列：〈書藝之分地發展〉。

十四、現代治學，重視統計，藉以考求今昔書家的演變，次列：〈歷代書家和金石統計〉。

十五、我國書藝，流傳久遠，為遠近友邦所稱道，次列：〈書法的流傳國外〉。

這可以說是《書學闡微》的內容綱要，先生自己說：「如今欲使我國書法藝術繼前人之光輝，而繼續有進步，則了解書學淵源，實為當務之急。關於書法源流之著述，固多佳構，如評古人書藝之述，如書賦、書小史等是；專有略述書家史實，兼敘其書法造詣，如《佩文齋書畫譜》等是；有專敘書家藝術者，如《書林藻鑑》、

《書學史》等是。上述各書，可供書家的檢閱，似尚不足以引起一般人士的閱讀興趣。蓋以材料太豐富，太分散，並缺乏系統，沒有科學性的歸納。方密之著《通雅》，其自序云：『學不能通古今之變，又不能疑，焉異乎書麓乎？』包世臣《藝舟雙輯》云：『仰接先民，俯援後學』；顧炎武之論著書曰：『必古人所未及就，後世之所不可無，而後為之。』以繼往開來，希有助中國文藝之機運，心竊慕焉，而力有不逮。……范文正公說：『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。』，以余微力，雖為小鳴，或亦可以刺激人的耳鼓，若云纂述，則吾豈敢。』（《書學闡微·自序》）由此可知先生撰著這本書，希望它既能通俗而使讀者發生興趣，又要成一家之言，運用科學方法，發前人之所未發，以有助於書學藝術之發揚光大。其懸想之高與用心之深，何用多所贅述。

鈕惕先生為此書作序，稱之為「豐富廣博，可謂極蒐羅之能事，以視前人述作，殆奄有眾長，別開生面，有裨書學必矣。」（《書學闡微·序一》）狄君武先生則對書家世澤綿長一點，更有其共同的想法。他說：「唐王方慶保存其遠祖王導以下之遺墨，閱數百年之如新，朝野傾慕。清代中葉，蘇州范氏家祠，尚存文正公墨寶九種，挺勁秀特，肖其為人。東漢蔡邕，書有絕技，至唐代，其十八代孫有鄰，十九代孫希綜，世習祖法；……明文徵明父子善書，世傳其業，又復以忠孝傳家，無忝厥祖。竊嘗論之，書之為教，上則貽厥孫謀，下則仰望先德，自成家風，傳之久遠；若蔡、王、范、文諸氏，誠可謂國寶家珍，被世人所景仰者。」（《書學闡微·序二》）狄先生蓋與豐穀作共鳴了。

豐穀先生居雲和街，四十六年十二月後，我也遷居雲和街，自此與先生過從甚密，先生之撰《書學闡微》，我時常看到他埋首於大書堆中，案頭積稿盈尺，有不恰，時毀去而重書之，不厭不倦，竊服其精神之堅毅與用力之勤深。我不懂書法，寫的字真也夠怕人的了；所以對先生的工作，不敢贊一詞，而先生娓娓道來，不覺時晷之屢易；並且還要我替他作序。我謙辭不遑，先生則以情誼相督促，不得已，只好答允在此書出版時寫一點

讀後記，表示一點感想。詎五十六年春，先生忽罹心機能阻塞症，病於友人張雲縉兄之家。延醫診治，不為處方，但囑速送醫院。及送台大醫院急診處，而即歸道山。先生之赴宴，與我等同去，但不能同歸，衷心痛苦不堪，而對於兩次的醫護機會，竟皆失之交臂，故對醫生頗感不滿。我嗣子介仁，時任榮民總醫院老年科之主任醫師，尚未出國深造；在其返家時，以豐穀先生之逝世經過告之。他說：胸悶而作嘔，此必心臟缺乏氧氣，當時如用擴大血管之救急藥物以治之，可獲救機會；但一般開業醫師為了避免責任，不肯用藥者居多數。因謂中年以上人患心臟缺氧病者甚為普遍，乃以Nitroglycerin小藥片授我，謂如遇此等現象，可置藥片於舌下，數秒鐘即化去而感舒適，但仍需靜臥送醫就治。五十七年一月三日晚，我也患心肌能梗塞，當時出氣多，進氣少，甚為危殆，幸有此藥片，當時即以此救急而未罹於難，則豐穀先生之前例所予我之救助了。

先生在五十六、七年間，似有不祥的預兆。他的財物，經常自己處理，不借手於人。忽於某日，堅囑其內姪朱鍾祺君同赴臺銀保險庫開箱，鍾祺卻之，則謂將來必有此日，預為之，可免倉忙無備。赴宴之日，丁念先先生相訪，殷殷以《書學闡微》之出版，囑丁君為之設法。將赴宴時，把他的學生從香港帶給他的絲綿襖褲及新長袍都穿在身上，我們怕他太熱，他說他需要穿它。不久即病發而逝了。先生隻身在台，其起居飲食，都由鍾祺君夫婦招呼，及聞病，鍾祺先生，其家人聞之，皆赴醫院。及聞噩耗，親友聞而至者，無不痛哭失聲，則先生平日待人之誠有以感之也。

念先先生為了先生這部稿子的出處，頗費苦心。他是一位收藏家，同時也是一位鑑賞家。所居曰「念聖樓」，蒐藏古文物與古書甚夥。所作隸書，可謂海內無雙。自言其學書經過，謂自幼至滬，由當時的隸書名家鄭午昌把其手而教之，故中規中矩，鐵畫銀鉤，筆力千鈞。嘗率中國書法團體赴日觀摩，深得彼邦人士之欽敬。先生之以書學闡微交念先先生，不但是因為老朋友，同時更是因為書道提倡的老同志。念先對於中國書畫之提

倡，也不遺餘力。嘗教其子丁愉君從畫家高逸鴻學畫花卉，已卓然有成，並出其蒐藏珍品，出版《新藝林》雙月刊，頗為國內外藝林所推崇。豐穀先生的《書學闡微》，就分載於《新藝林》僅出四期，而念先先生因病謝世，亦告中斷。《書學闡微》之得與世人相見者僅第一編之數節。全帙問世，將俟先生九秩冥壽時為之，然遲一日出版，則對書藝之提倡遲一日發生影響，非先生之原意了。

作者曾在先生生前答允寫一篇讀後記，茲值先生逝世五周年紀念，索閱全稿，敬先錄其篇目與感想，奉告讀者，藉以紀念此十餘年朝夕相晤之忘年交，亦使先生之潛德幽光，稍與世人相見，「十步之內，必有芳草」，茫茫人海，亦有遺世獨立如先生其人者，稱之為當代的愛國學人，稱之為道德的實踐者，稱之為提倡書學的健者，當不算太過罷！

前言

《書學闡微》，為亡友寶山王豐穀先生之遺著。先生諱德昌，以字行。清季畢業於上海龍門師範後，即獻身教育界。民國十七年，與余共事於滬市教育局，先後將十年。迨正中書局成立上海分局，聘先生為經理，從此轉入出版界。八一三戰後，上海淪陷，余與先生同被命留駐滬上，二十九年春，偽組織成立，余被迫離滬，先生於三十年六月，亦遭敵拘捕，備受凌虐，經三閱月，始獲保釋，間關入川。三十四年秋，日軍投降，彼此復重聚於上海。時余服務上海市政府，先生則以正中書局副總經理兼上海發行所所長。卅八年五月上海淪陷，余來台，次年先生亦自香港轉台。主持啓明書局外，復在淡江文理學院教授國文。彼此同住南區，近在咫尺，舊雨重逢，過從益密。先生雖年近八十，而精神矍鑠，健步如飛，常抱此稿，不恥下問，並以檢閱相屬。五十六年三月四日，余訪先生於雲和街寓次，談笑達二小時之久，相與甚歡，臨別復以此稿付印事鄭重叮囑。不意是晚赴友人之宴，竟因心肌能阻塞症謝世。余受先生托付之重，念茲在茲，未之或已，歛剔有日，何可緘默？是書凡十四篇總五十餘萬言，於中國書法之源流，以及遺聞佚事，蒐羅甚廣。在此書學式微之時，讀先生書，當有助於文化復興，不待言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元月 上虞丁念先敬識